



執苑日涉

三



門 曾 5
號 10
卷 3



執苑日涉卷之三

平安村 瀨嘉右衛門源之熙撰

戶田家藏

諸侯儀從

今諸侯儀從前行者曰前手サキテ。即捧手也。喝道者曰前サキ拂ハキ。即籠街也。飾槍以羽毛者曰前具サキトモ。即前驅油戟之遺制也。前行者持鞞弓鳥銃亦攄弓之類也。按品字箋曰。今前導散行者謂之擗手。言鯖曰。今之喝道即籠街也。唐時中丞呵止不半坊チウ。今且兩坊。詔使傳呼不得過ヲ二百步。今且三千步不止矣。見洪邁俗考。今本闕文。故引此。

文。香祖筆記曰。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輿前藤棍雙引。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來。以便行人迴避。明代閣臣入直。呵殿至闈。禁中。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卽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無迴避者矣。又曰。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僉都御史。騎馬。則許開棍喝道。肩輿則否。予同年徐敬菴。由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藤棍。此舊例也。凡巡撫入京。陛見。多乘二人肩輿。亦不開棍。喝引。事物紀原曰。古今註云。兩漢京兆及河南尹。執金

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矢。走者則射之。乘高窺瞰者。亦射之。魏晉已來。則用角弓。設而不用焉。今鹵簿。又以幟弓。而不以弓。亦弛而不用。行則居前。由魏始也。又後漢書輿服志曰。公目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目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爲前列。撻弓。鞬九韃。古今註曰。戟以木爲之。後世刻僞。無復典制。以赤油囊鞬之。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爲前驅。通雅曰。以油囊鞬。棨戟。曰油戟。劉宋志。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以傳信。王曇首傳。開須白虎

幡銀字。此亦有衣之戟也。唐有門戟。廟社宮殿門二十四。東宮門十八。一品門十六。二品及京兆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三品及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都護中下州各十。崔琳與弟珪瑤俱列。棨戟號三戟。崔家張儉五弟五戟。號五戟。張家李愿父子賜戟。韋綏爲山南帥。請門戟十二以行。本朝百官職事有錫稍。以皮爲衣。自縣令以上皆用。前驅卽棨戟之遺也。泰氏引漢祿事。郭躬謂竇固曰。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而本朝節鉞乃有旗牌。乃得軌入。趙凡夫言。錫稍與釋氏錫杖皆誤。爲錫。竟以錫爲之。可發一

咲。由此觀之。當今侯國儀從亦有所本。然拿鎗拏鞋之奴。呈露臀脚。不著一絲。穢褻莫甚焉。今搢紳家攜僕有白丁者。在昔皂隸之服皆如此。自中世海內板蕩。儀制壞亂。器服無度。因循至今。風俗之變可勝慨哉。

引馬

今侯國儀從有引馬。皆具鞍轡。覆以虎熊皮。漢人所謂引馬。卽誕馬也。不施乘具。今社會所用神馬之類也。唐書儀衛志曰。一品鹵簿有誕馬六。宋史儀衛志曰。誕馬散馬也。宋書江夏文獻王羲恭傳曰。平乘誕

私苑日涉 卷之三
馬不得過。二匹。明史儀衛志曰。皇太子儀仗。誕馬八。郡王四。明會典曰。東宮儀仗。誕馬八匹。紅轡青韁。錦韉。韉以紅油皮爲之。康熙字典曰。但馬一名誕馬。散馬也。程氏演繁露。誕馬猶言徒馬也。今外官儀從有散馬前行。名曰座馬。亦曰引馬。卽但馬也。遼史作韉馬。瑯邪代醉編曰。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幅一方。氈蓋覆馬脊。馬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然名以爲誕。則其義莫窮也。蔡攸輩雖加辨論。失中。不協。通典。宋江夏王羲恭。爲孝武所忌。有司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爲誕也。

今本宋書作誕

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也。通典三十一王荆道逢太保廣平王。自言馬疾。王卽以誕馬。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又按西陽雜俎一卷。北使迎南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亦書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演繁露方以智曰。王元美引大昌作袒馬。謂其非是。按大昌所載。原不作袒。

排馬牒

公侯以下官吏所過先牒驛遞給馬卒曰先布令即排馬牒也。通鑑唐玄宗紀曰排馬牒至宜春胡三省註曰御史所過沿路郡縣給驛馬故未至先有排馬牒。言鯖曰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飾候謂之排馬牒即今之馬牌。又曰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路引也。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曰傳信也。若今過所天祿識餘曰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又史記孟嘗君傳曰更封傳變姓名以出關索隱曰封傳今之驛券也。

錢陌

凡緡錢定以九十六為陌。未詳所本。講習餘筆曰省錢用九十六。始于天文。中上杉憲政家臣長尾意玄所定。蓋物盈則缺。故除四為九十六。或曰夏至黃道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冬至在赤道南二十四度。通一歲出入凡九十六度。因以為足數。故俗謂之御足。未知是否。然通用省錢亦已久矣。歐陽公歸田錄曰。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市井交易又剋其五。謂之依除。東京夢華錄曰。都市錢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七十五。魚肉菜七十二。金銀七

十四。珠珍。崔婢妮。買蟲蟻六十八。文字五十六。行市各有長短。使用日知錄曰。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詔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三年。沈存中曰。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什佰字皆从人。今俗書作陌陌而皆从阜。非也。指田之陌陌。當从阜。漢志或从人。蓋古字通用。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

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塾陌不一。勅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塾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為貫。每陌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陌。舊唐書哀帝紀。天佑二年四月丙辰。勅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為陌。不得更有改移。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陌。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為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

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制。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入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為陌。亦宜禁止。天祿識餘曰。今民間零用。其有紙裹資人者。每百輒闕數文。使知梁時陌法。受者當無怏怏。今京師以三十三文為一百。近更減至三十文。為一百。席上資人。通行不以為怪。廣東新語曰。瓊州錢六百孔。曰一貫。潮陽以錢八十為一陌。曰東錢。

南都鹿

南都春日。廟畜鹿數千頭。官為給糧。平常為群。往來市井之間。倘有誤殺之者。如殺人之罪。而地方人。恆以為常。視之如家狗。鹿亦不怖人。每邀遊侶。求餌。其性嗜紙。然有黠污。則不食。按王逋肱。蚬菴瑣語曰。明朝南京孝陵。內蓄鹿數千頭。懸銀牌。人有盜宰者。抵死。崇禎末年。余解糧到京。往遊陵上。猶見銀牌。鹿往來林木中。始信唐世芙蓉園。獲漢時宜春苑銅牌。白鹿為不誣也。
珍珠船曰。上於芙蓉園。獲白鹿。山人王旻曰。漢時鹿也。乃於角際毛中。得一銅牌。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曰。仙客。意南都鹿亦宜春孝陵之類耳。

驅雷

下野相馬地方有獸如狸。秋日伏地中。鄉民入山發掘斃之。謂之驅雷。獲獸多則明年雷少。按唐國史補曰。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雷公秋冬則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又云。與黃魚同食者。人皆震死。嶺南雜記曰。雷出英靈岡。秋日伏地中。狀如鼈。或取而食之。五雜俎曰。今嶺南有物雞形肉翅。秋冬藏山土中。掘者遇之。轟然一聲而走。土人逐得殺而食之。謂之雷公。余謂此獸也。以其似雷故名之耳。彼天上雷公人得而食之耶。論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

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音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推。然擊之矣。世人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因樹屋書影曰。雷澤有雷神。龍首人身。鼓其腹則雷。見山海經。軒轅游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遊。問于常伯。常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則見。見奚囊橘柚。此祖山海說耳。搜神記曰。扶風楊道餘。田中值雷雨。霹靂擊之。因以鋤格折其左股。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

二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世謂雷神。卽雷公也。又代州雷公取乖龍擊樹。樹裂急合。被夾。狄仁傑命匠破得出。國史補云。雷州春夏日無日。無雷。至秋伏地中。其狀如兔。人皆取食。青溪暇筆云。霹靂中有物。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者恒嚼之。本草則謂之震肉。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此畜爲天雷所霹靂者。是番禺雜記云。村民鑿山爲穴。多品供雷。冀雷享之。名曰雷藏。民家女或爲神所依。卽呼雷郎。得子曰雷子。則雷公信有之矣。

楚詞云。施入雷淵而不可止些。注雷公之室亦必有據。若雷郎雷子必邪神假雷號耳。未可信也。

長明燈

劉餗隋唐嘉話曰。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按自晉迄唐凡五百許年。可謂久矣。然我

邦出雲大社有地神氏時。長明燈至今幾乎三千年。天壤之間恐無復有乎爾。又聞之六如師曰。叡山根本中堂長明燈。乃傳教大師所親鑄。弟子慈覺分傳之。出羽立石寺元龜之亂。叡山之燈燿矣。爾後取之。

立石寺云。此燈亦已經千年。比江寧縣寺。又古五百年矣。

天橋

天橋在丹後。風土記曰。丹後國與佐郡東北瀕海。有速石里。有岡出海中。長二千二百二十九丈。廣九丈二尺。謂之天橋立。又謂之久志濱。或謂之久志乃渡。余嘗訪之。土人曰。在內洋中。如隄爲道者里許。隨潮上下。陸奧有浮遊鳥。亦隨波遷移。其理未可曉。然此不特我

邦而已。按水經註曰。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

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埤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岬。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

種如田洲
卷之三
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卽是也。天橋之名。蓋本于此。然其狀頗不相同。秋田雄鹿海濱。有大山橋。小山橋。大石如橋。跨於海中者二。千石舟揚帆往來。其下云。此實可名爲天橋耳。沈作喆寓簡曰。漢北地郡靈州縣。在河之中。隨水高下。未嘗淪沒。號曰河奇。又東坡作濠州浮山洞詩曰。人言洞府是龜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其註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又今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一畝餘。其上生草樹鬱然。亦隨水高下。名曰浮玉山。見於圖經。

舊矣。予鄉里也。無歲不過其傍。視之信然。雖大水泛溢。高岸皆淪溺。而洲不沒。早歲溪流益減。沙石俱露。而此洲不益高也。亦靈洲之類歟。天地之間。萬物回薄。震蕩相轉。其理自有不可曉者。或云潤州金山下。郭景純墓亦然。六如師曰。浮遊鷗。蓋西湖葑田之類耳。蔡寬夫詩話曰。湖間菱蒲所積。歲久根爲水所衝。蕩不復與土相著。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攄其上如木筏。然可撐以往來。所謂葑田也。熙按天祿識餘曰。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亾種。挺自然之嘉蔬。鱗

被菱荷。攢布水。蘆。翹莖。漢蕊。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
 波潭。施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葑田而
 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廣東新語曰。葑
 田。以後為之。隨水上下。是曰浮田。一名架田。亦曰葑
 亦葑田之類耳。

小野村

秋田雄勝郡有小野村。傳為宮人小野小町。

釋慧冲曰古今

集。有小野小町與小野貞樹唱餘之作。當是貞樹同
 宗之女。後撰集載與僧通照在石山寺唱餘之作。則
 知為文德天皇時人也。大系圖為小野篁之孫。出
 羽郡司良真女者。誤矣。年代大不相及。古今集後撰
 集。並載小町姊及孫之餘歌。意小町之名。當
 時必籍甚。然其事歷之詳。後世莫得而考矣。所出處。

其遺趾生芍藥。極豔。余屢經過其地。詢之里人曰。村
 中產女。自古必有一妖麗者。然而皆未笄而殞。是以
 里閭生女。患容色之過人也。嗚乎。俚俗之談。固不足
 論。意是山川之氣。或使之然乎。按樂史。綠珠傳曰。白
 州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為綠珠江。亦猶
 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君塲。吳有西施谷。脂粉塘。
 蓋取美人出處為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
 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
 無益於國。以巨石填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
 竅四肢多不完具。異錄。屈大均廣東新語。異哉山

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

鞍馬山磨鍼嶺

京北鞍馬山，石盡有人跡及刀仗痕。世傳源義經幼遇異人學劍於此。近江有磨鍼嶺，土人云在昔一僧過此嶺，遇老媪磨斧，問其故。媪曰：爲鍼耳。僧乃感悟，精修卒爲高僧。按明一統志曰：馬鞍山在滁州全椒縣西北五十里，山有人跡，入石寸許。又有柱杖跡，入石二寸。又磨鍼澗在溟陽府大餘山北，真武修煉久

之未契玄元，亟欲出至此澗。忽遇老媪，操鐵杵磨石。上問磨此何爲，媪曰：爲鍼耳。曰：不亦難乎。媪曰：功至自成。真武大悟，卽返巖精修，卒得上道，因名曰磨鍼澗。又方輿勝覽曰：磨鍼溪在象耳山下，世傳李白讀書山中，未成棄去，過一溪逢老媪，方磨鐵杵，問之曰：欲作鍼，李白感其意，卒業。媪自言武姓，今溪傍有武氏岩，抑何其事之奇，而一一相似之甚。姑錄以備異聞。

三絕鐘

高雄山神護寺鐘，貞觀十七年所鑄。橘朝臣廣相序。

管原朝臣是善銘。滕原朝臣敏行書。世稱爲三絕。書法最典麗。與顏魯公柳誠懸諸公。可以爭衡于千載。三絕之名。信不虛矣。劉賓客嘉話錄曰。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鐘繇鑄字。謂之三絕。又見孔元舒在窮記事言要。玄曰。怡亭在湖廣武昌府。唐裴鷗作。乃唐李陽水篆。李莒八分書。裴虬爲之銘。號三絕。又江西袁州府三絕碑。宋郡守祖無擇建學。叶江李觀記。京章慶直篆。額。河南柳洪書。世號三絕。廣輿記曰。山東東昌府三絕碑。王去非記。党懷英篆。蓋王庭筠書。時稱三絕。然其銘與序無出于兩人之手者。按徐氏筆精曰。明道

間。洛陽張堯夫卒。尹洙作墓誌。歐陽修爲之銘。志銘出兩手。亦古今希觀也。因樹屋書影曰。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爲之銘。嘗考張說文集。所爲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蘓頌作也。此可以證。然則神護寺鐘。蓋倣唐人之碑也。

狐聽水

秋田之地。北瀕海。極星出地。高於江戶二度。迄冬月。積雪沒民舍。瓦器皆凍碎。是以葺屋。非苑則版。河渠無大小。以馬牛代舡。府城北十里許。有八龍湖。東西

四里南北八里許。凍合爲平陸。土人須狐行始通。漁者乃穴水取魚。晝夜相聚。燎柴於其上。數處見。益軒先生岐蘓記。信濃諏訪湖亦然。水經河水註引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廣。寒則水厚數丈。水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唐楊濤狐聽水賦曰。俯連白之上。惟恐有聞。顧莫赤之軀。重其所履。惟審固而後行。或逗撓而不遑。山堂肆考曰。離騷經註。狐多疑而善聽。河水合。狐欲渡必帖耳先聽。無水聲而後過。故人過河者。要須狐行。然後敢渡。農圃六書曰。

月令云。狐性多疑而善聽。冬至河凍合。聽其堅則踐。冰以渡。及立春冰澌。則聽水聲。遂不渡。由是行人渡。冰必觀狐跡。

凌牀

秋田人當冬作小坐牀。拽水上。滑溜如箭。俗謂之速履。所謂凌牀耳。按日下舊聞引倚晴閣雜抄曰。江隣幾雜志。雄霸沿邊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牀。沈存中筆談。信安滄景之間。挽車者。衣韋袴。冬月作小坐牀。水上拽之。謂之凌牀。今京師在處有之。一人挽行。滑如帆。駛聞明時。積水潭嘗有好事者。聯十餘牀。攜都

籃酒具鋪覆其上。轟飲水凌中亦足樂也。香祖筆記曰：鄰幾雜志：雄霸間塘泊，冬月載蒲葦，皆用凌牀。雖官員亦乘之。今京師之俗猶然，謂之水車。

沙板

相摸箱嶺丹後宮津。並產沙板。俗名埋杉，或名神代杉。其木在地中橫生，理似杉，灰色。土人製為器，售之。五雜俎曰：栲木生楚蜀者，深山窮谷，不知年歲，百丈之幹，半埋沙土，故截以為棺，謂之沙板。佳者解之中，有文理，堅如鐵石。試之者，以暑月作合，盛生肉，經數宿，啓之色不變。然一棺之直百金以上矣。香祖筆記

曰：貴州苗峒出沙板，然彼中不甚貴重。其最重者曰桂板，有金桂、水桂二種。一如黃金間碧玉竹，一如沈香之色，嗅之如速沈香。其木在地中橫生，長或丈餘，短或三五尺。大者或至數圍，更無枝葉。其生多在山根。其上土色皆黃，庶草不殖。以鐵斨之，堅而難入。苗人解為板，售之，直較沙板數倍。與宋人談藪所記大同小異。談藪謂湖南亦然。湖南與苗蠻風壤相接，理合有之。又謂平江即今蘇州大旱，河水涸，居人就河底掘井，得沙板，愈取愈多。亦有得沈香者。此則不可曉也。七修續藁曰：棺用沙枋，意起於宋後。蓋聞古塚之發

無沙棺而惟誌石五金之類。及讀程明道文集記葬曾祖累歲求其不朽之木。後因咸陽人發東漢時墓。棺尚在。又某寺穴地而得古棺。裹以栢木。某地修城得古栢。堅潤如新。且思栢木之理。詳察地中之事。因用之以葬七柩。據此則南宋以前無也。惜未有以栢木與沙枋同埋數十年以試。

澁河

余嘗過北陸。出羽本莊南三里許。有七瀨河。或云阿麻瀨河。土人云。一日之間。洲七變。故名。其水不甚深。然有時沙陷。人馬皆沒。此六典所謂澁河也。夢溪

筆談曰。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澁河之目。人多不曉澁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為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瀕瀕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駟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澁字書亦作溼。蒲鑑反。按古文溼。深泥也。術書有澁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亾也。

機泉龍栢

今苑池有以筒取泉。激而仰飛者。楊萬里泉石膏肓。記謂之機泉。又萬里遊天竺寺詩曰。清遠溪中小關頭。遮闌溪水不放流。山僧爲我放一板。濺雪奔雷怒未休。亦機泉之類也。又良嶽記曰。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車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闢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此機泉之大者也。又曰。側栢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栢坡。今寺院園中。有以檜栢爲龍虎之狀者。雖鄙俗可笑。亦有所本矣。又宋景濂遊鍾山記。

曰。明日甲辰。予同二君遊崇禧院。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畧具。揉栢爲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程涓千一疏曰。世之爲園者。松柏之屬。剪縛而爲禽。爲獸。山茶杜鵑之屬。結構而爲塔。爲亭。竹桂之叢。板列而爲垣。爲牆。余家先世園林數十。競以此相矜尚。甚則有糝束爲美女武夫狀者。尤奇醜可笑。及余輩爲政。乃破此習。草木之性。任其直遂。暢茂可也。當何罪而拘條之。桎梏之乎。

脂澤田

晉書有皇后脂澤田。後世所謂奩田也。俗謂之糶田。
瀛奎律髓曰。吳興林憲字景思。少從其父宦遊天台。
因留蕭寺。寓焉。初。賀參政允中奇其才。妻以女孫。而
不取奩田。貧甚。又周公謹齊東野語載。向氏粥田事。
曰。楊餘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
勅。繼事向子豐。居於雲。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
妾得男。楊氏使祕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即
請誥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泥
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於湖。爲本
鎮。子豐因使人諷郡官往送之。自郡將以次皆屬橐

鞬。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
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
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逮今向氏家
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癩坊

京師松原街東。及南都般若阪。有癩坊。

祝允明猥談曰。今南中有

癩人處。官置癩坊以居之。

歲首中元歲晚。三節癩人相率來坊市。

各戶索米。不與則罵詈。此不獨此方。按吳震方嶺南
雜記曰。潮州大麻瘋極多。官爲立麻風院。如養濟院
之設也。在鳳皇山上。聚麻瘋者。其中給以口糧。有麻

瘋頭治之。其名亞胡。衣冠濟楚。頗能饒富。人家有吉
凶之事。瘋人相率登門索錢索食。少則罵詈。必先賂
亞胡。求片紙粘門。瘋人即不敢肆。院中有井名鳳皇
井。甘冽能愈疾。瘋者飲之。即能不發。肌肉如常。若出
院不飲此井。即仍發矣。入院游者。瘋頭特設淨舍淨
器。以款之。其中男女長成。自為婚匹。生育如常人。瘋
女飲此水。面目倍加紅潤光彩。設有登徒犯之。次日
其女宿病已去。翩然出院。而登徒侵染其毒。即代其
瘋。不數日。眉鬚脫落。手足麻痺。肢節潰爛而死矣。辛癸
雜識後集曰。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即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

誤與合。男染其疾而女癩。土人既皆知其說。則多方
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嵇供申者。因往莆田。道
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為父母所
逐。無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
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
身。塔鼻。斷手足。而殞。癩即大風疾也。

浴肆

浴肆又名混堂。俗謂之風鑪屋。凡肆店俗呼為屋。酒
店曰酒屋。油肆曰油屋。茶肆曰茶屋。烟肆曰淡婆姑屋。漆肆曰漆物屋。如
餅店。麪店。扇店。藥店之類。皆通曰屋。油肆。烟肆。見聊
齋志異。酒店。見琅琊代醉。茶肆。見郡閣雅言。漆肆。見
五國故事。餅店。見夢華錄。麪店。見癸辛雜識。扇店。藥
店。見行厨集。七修類藁曰。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吳俗
甃大石為池。穹幕以磚。後為巨釜。令與池通。輓轆引
水。穴壁而貯焉。一人專執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

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死者。納一錢於主人。皆得入澡焉。且及暮。袒裊裸程而來者。不可勝計。苟蹴之。其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為士者每亦浴之。

傳家寶曰。浴池混堂內。賢

愚人衆。不可多帶銀錢。如久浴。可出池。將衣箱看過。再浴。如浴完。穿衣時。不可背着衣箱。須緊靠箱前。勤勤照看。穿完衣服。起身時。須將箱內各處用手一摸。恐有零星遺忘之物。大抵日間洗浴。失物者少。而黑晚多致悞事。不可不知也。又曰。富貴之家。自有浴池。無論矣。常人焉能置浴池。夏月可以盆浴。惟冬月須入混堂。水多而煖。要日間初開池時。進浴。人既稀少。水又潔淨。倘至黑晚。人多水污。失落衣物。尚是小事。人衆混雜。多有梅毒疥癩。又曰。吾杭八字橋相傳多邪穢。蠱於行客。東有浴肆。夜半即有湯。一人獨

行遇雨。驀有避雨傘下者。其人意此必鬼也。至橋上排之水。乃急走。見浴肆有燈入避之。頃之一人淋漓而至。且喘曰。帶傘鬼擠我於河中。幾為溺死矣。兩人相語。則皆悞矣。又一人宵行無燈。而微雨。聞後有履聲。回頭見一大頭。身長二尺許。佇立視之。頭亦隨立。及行。頭亦行。及趨。頭亦趨。其人大恐。亟馳至浴肆。排闥直入。未及掩門。頭亦隨入。此人幾落膽矣。引燭觀之。乃一小兒也。蓋以大斗障雨。亦懼鬼。故緊隨之耳。是亦為錯者也。向使此四人各散去。不白。則以為真鬼矣。今之見鬼者。可卒懼也哉。蘇韞卿嘗語余曰。一

村民以鬻綿為業。屢來京師。一日因買小家私。入夜背一包襪歸。比至野外。月漸昇。乃趁影快步。倏有一鬼影。伸頸高出笠上。駭顧之無所見。惶遽殊甚。且顧且走。走益疾。鬼亦益疾。遂及其家。排戶將入。則鬼在後扼之。其人喘呼大窘。家人出救之。則包袱上所插木杓礙其戶。初以為鬼者。亦其影耳。其事與仁寶所記頗相似。因併錄。以供笑柄。所謂疑心生暗鬼。不其然乎。

屠兒 藍漆家

屠者俗謂之越。多以屠牛馬猪鹿。消皮。消皮即柔皮也。左傳評苑

由腦所以柔物者。今人用猪腦。消皮是也。古今祕苑有柔皮法。通雅曰。麟音虧。今消皮家亦曰麟皮。此見周禮。鮑人卷而搏之。欲其無逆也。注謂革不麟。今凡麟帽麟鼓。皆謂之麟。消此云。那咩須。鞞鼓。鞞鼓見南宋市肆紀。通雅曰。今人謂作鞋底曰鞞底。釘鼓皮曰鞞鼓。及皮鞋水靴釘靴為業。且行刑守尸。收不得良死者之屍。所謂伍作。元文

類。宋本工獄文曰。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又作作。名物六帖引清尊錄曰。鄭以送喪為業。世所謂作行者也。劊子。名物方言曰。刑入者曰劊子。刑之類也。梵語謂之旃陀羅。唐慧琳藏經音義曰。旃陀羅此云嚴熾。卒也。案西域記云。其人若行。則搖鈴自標。或柱破頭之竹。若不然。王即與其罪也。劊名類聚

劊曰。漢語劊云。屠兒。劊名惠止利。屠牛馬肉。取為鷹雞之餌也。熙按。惠讀如越。國語謂餌為越。止讀如都。

國語謂取為都利。越都利者，言取餌也。越多，即越都利之轉訛耳。其種落謂之阿麻別。按蘇名鈔所載諸國，鄉名稱餘戶者，一國或及十餘所。餘戶，此讀云阿麻別，蓋在昔。王化之盛，唐土三韓之民來歸者，國史不絕記。姓氏錄所載蕃部氏族之繁，可以概見。已其陋者，當時分置之諸國，各自為鄉，不與土著者相雜。故謂其種落為餘戶。大抵外國人，慣屠獸肉，故以屠為業。後世佛教盛行，人忌食獸肉，遂見屠戶如非人類者。故輓工靴匠，雖在市廛中，不敢通問。如浴肆藍漆家，亦比之屠戶。蓋浴肆嫌其臭穢也。藍漆家之

說見谷響集。曰：大方等陀羅尼經行陀羅尼懺悔行者，說種種五事，中有不得藍漆家往來之制。法苑珠林引薩婆多論曰：五戒優婆塞，不得作五大色漆。多殺蟲故。如秦地漆青，亦多殺蟲，入五大色數。由此觀之，亦嫌殺生故耳。

倒塔影

延曆十三年，遷都之始，置玄蕃寮於東西大宮。見河海鈔按玄蕃寮，即唐鴻臚寺。故東寮謂之東鴻臚，西寮謂之西鴻臚。十五年，廢東寮為東寺，西寮為西寺。以大納言藤原伊勢人為造寺長官。見歷代編年集成。又東實記曰：延曆中，建東西兩寺於羅城門之左右。東號左大寺，西號右大寺。弘

仁十四年。賜東寺於空海。西寺於守敏。更建玄蕃寮于七條朱雀。見河海鈔。按守敏神皇正統記作修因。又東實記曰。東寺別當少僧都傳燈大法師位空海。西寺別當律師傳燈大法師位歲榮。元慶中。東寺造五級塔。卽

今所存是也。寺前有民家。每及晡時。壁上有塔影。極小且倒焉。人多不解其故。按老學菴筆記曰。段成式西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窻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虞兆滢天香

樓偶得曰。夢溪筆談論。牕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牕所束。則皆倒垂。客座贅語亦云。塔影無不倒者。且云。凡物之影透在鏡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卽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鏡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相同。二說似矣。而其所以然之理。則皆懵焉。余嘗遊真如寺。大殿之後。西次間北向。一小室。深僅六七尺。其南卽大殿之牆。北首臨簷際。上截用木板。蔽風雨。下截作牆板之迹。牆處有一小隙。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同數人從旁。一門入室。卽閣門。視之。天光映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初甚駭異。沈思久之。忽然了悟。

此中自有至理。固極平常也。時方仲夏。日行北陸。又值舖時。塔在日南。日自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壁上之天光。乃即塔南地上之日光。倒照室中者也。地上塔影。尖在南。尾在北。故壁上塔影。尖在下。尾在上。然非有簷際木板束之。則光散而不聚。壁上必無塔影矣。故板上留隙。必須極小。旁入之門。亦須盡闔。則光始自隙中吸入壁上耳。又思冬月日行南陸。日在塔南。壁上必無塔影。春秋之際。必從早晚日出入時伺之。蓋日入時多在此方。總須日在塔北。而後壁上乃有塔影。詢之寺僧。答云。果然。余自見塔影後。歸

家坐定。思有以模肖之。夜間取燈火置長桌上。燈南二三尺許。桌上植一小兒所弄小木塔。長可六七寸。塔南二尺許。桌上樹一小板屏。屏北不及尺許。桌上橫一大木板。盡障南首燈光。板中微開一竇。長二三寸。正與塔影相激射。然後從旁視之。則燈南桌上燈光已從竇中吸入。照於板屏之上。而木塔之影亦宛然倒於屏上矣。蓋此倒塔之影。乃即桌上塔影轉照入屏者也。自喜前人未晰之疑。余得剖露無餘。故詳記之。

房老

今王公家以妾媵色衰者管閨闈之事謂之媼ト觀ト試ト用コ黎リ猶ト漢ニ云カ貴カ老ト所謂房老耳。王子年拾遺記曰石季倫愛婢名翔風及年三十退為房老使主群少。

刀自

禁祕鈔刀自女官尚膳之職。日本書紀允恭紀註曰。戶母此云觀自ト觀國音與刀通。續日本紀有伊勢朝臣清刀首武藏宿禰家刀自。日本後紀有難波部首刀自賣。續日本後紀有真刀自咩。三代實錄有漢部妹刀自賣。萬葉集有吹黃刀自。平家物語岐王母曰刀自。解者以為刀自即戶主。國音相通和名類聚鈔以為負。

拆字引列女傳及漢書王媼武負註曰古語老母為負。今訛从刀从自。愛日齋叢鈔曰史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以為婦人。記言王媼武負則信婦人矣。班書如淳註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語謂老母為負耳。世家言戶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老病之稱。然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予謂張負果婦人當是清女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索隱引應邵註老嫗也。意其負婦音同。古文相通用熙謂負字从人从貝。非从刀从自。或疑當作都。

知蓋以國讀近誤。按趨朝事類內命婦品第二等有
小殿直都知事物紀原引宋朝會要曰國初有內中
高品都知押班今置都都知副都知並在景德三年
五月云爾然則其官自國家始也。熙按五代詩話引
南部新書載伶人米都知事則都知之稱宋已前已
有之。又通雅曰爆炭都知錄事皆青樓中之稱也妓
假母曰爆炭即今之鴇也。妓之頭角者為都知其酒
糾則稱錄事。孫榮北里志曰盧嗣業許醪罰錢致詩
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註曰嗣業少有
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

醪罰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為都知。分營諸妓
俾追召勻齊舉舉絳真者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
四饌見燭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

教主

親王入道

此方人剪落為僧謂之入道蓋有所本。唐律疏議曰入道謂為道士女冠若僧尼。香

祖筆記曰葉石林云晉宋間佛教初行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宜齋崇道教。改沙門曰德士。又梁書簡文紀曰景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為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稱為法

王為法親王公主入道未知其稱謂如何。唐玉真公主出家為道士猶稱公主。唐書公主列傳曰玉真公主。睿宗之第十女也始封

崇昌縣主。太極元年出家為道士。以方士史崇玄為師。改稱玉真公主。天寶三載上言願去公主號罷邑

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後又請。帝知主意許之。李白有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詩。王維儲光義址有玉真公主山莊。然道家猶有可通者焉。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已入佛。則公主之名。於義無所取矣。如宋申國公主。不審當時臣僚用何稱。竊按宜稱為教主。蓋宋人稱廢后為教主。然已入道。無復分別。天子入道。猶稱教主。則稱公主為教主。義似無害也。按湘山野錄曰。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幸延聖寺。抱對佛。願捨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

出家可乎。申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潘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凡三十餘人。皆隨出家。詔普度天下僧尼。老學菴筆記曰。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羣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婦人剃眉

此方婦人已嫁，剝去眉，以墨畫於額上。其來蓋舊矣。猶覺寮雜記曰：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代其處也。

男子剝面

黃門侍中剝面傳粉，漢以來已有之。在我邦，公卿以下皆剝面，未詳所始。多武峰護國院所藏鎌足公像，大龕不退轉法輪寺所藏業平像，河內道明寺所藏菅公像，皆有鬚髯。則似當時未剝面矣。士庶剝面，蓋始于近代。土佐又平所畫人物，皆有鬚髯。則當時士庶未剝面，可以見已。洪邁俗考曰：世說載

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考魏畧，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常傅粉矣。前漢佞幸傳籍儒閔孺傳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因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畧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剝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筆畫

指頭畫謂之手畫，又謂之筆畫。近來有池無名者，工此伎，嘗為人作之。伊藤介亭先生在座，賞嗟久之，曰：

窮鄉僻邑乏筆之居處亦復可寶也無名聞之大慚
終身不爲此伎余嘗聞之蘇韞卿深感其言之有味
矣按香祖筆記曰鈕玉樵琇云有王秋山者工爲學
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皆于紙上用指甲及細針
學出設色濃淡布境淺深一法古名畫按學當作珣
音築字書以手學物也熙按字典珣與珣同一作學
廣韻居悚切音拱說文擁也
與築字音義不相蒙當作筆
集韻筆張六切以手築物也佩文齋韻府有唐張璪
手畫曰畢宏庶子擅名於代見璪畫驚歎之璪又有
用秃筆或以手摸絹素而成畫者圖畫見
聞志此卽筆畫
之源也又洞天清錄曰米南宮作墨戲不專用筆或

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文彭跋陳白
陽畫佩文齋書畫譜
引書畫題跋記曰陳白陽先君門人也嘗於燈
下以紙蘸墨作雲山此何異張旭以髮作書哉此亦
筆畫之類也樂善堂集有高其佩指頭畫詩

遠視畫

池北偶談曰西洋所製玻璃等器多奇巧曾見其所
畫人物視之初不辨頭目手足以鏡照之卽眉目宛
然姣好鏡銳而長如卓筆之形又畫樓臺宮室張圖
壁上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如王
宮第宅迫視之但縱橫數十百畫如碁局而已熙按

今西洋畫有初不辨何狀以光髯刀鞘照之即人物
鳥獸宛然如生者俗謂之鞘畫此王士禛所謂以鏡
照之者也金鰲退食記有葫蘆景畫或當是此物其
樓臺宮室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者俗謂之浮畫清
會典西洋貢物有皮畫織成各種遠視畫等虞初新
志黃莊小傳有遠視畫旁視畫鏡中畫管窺鏡畫全不
似畫以管窺之上下畫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三面畫一畫三面觀之
則生動如真遠視畫即浮畫也

紈苑日涉卷之三 終

